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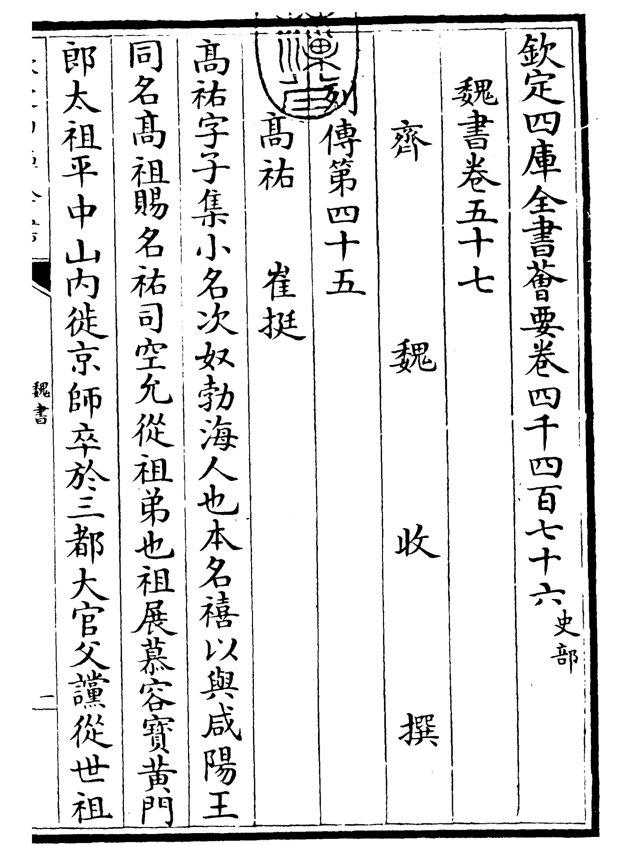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五十七

八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七十六 史部

魏書卷五十七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五

高祐 崔挺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高祖賜名祐司空允從祖弟也祖展慕容寶黄門郎太祖平中山内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世祖

滅赫連昌以功拜游擊將軍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轉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蓨縣侯使高麗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説材性通放不拘小節初拜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以祐招下邵郡羣賊之功賜爵建康子高宗末兖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吴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

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初劉義隆子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高祖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臣等聞典謨興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録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録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

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疏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别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

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伫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祕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之勳業顯于皇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

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之高祖從容問祐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祐又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職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

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録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餘如故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為令時相關預而已出為持節輔國將軍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

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傅以昔參定律令之勤賜帛五百疋粟五百石馬一匹昶以其官舊年耆雅相祗重妓妾之屬多以遺之拜光禄大夫傅如故昶薨後徵為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而不赴於是尚書僕射李沖奏祐散逸淮徐無事稽命處刑三歳以贖論詔免卿任還復光禄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為靈

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問中書博士早卒

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自司空參軍轉員外郎

襲爵建康子遷符璽郎中出為冀州别駕未之任屬刺

史元愉據州反世宗遣尚書李平為都督率衆討之平

以顥彼州領袖乃引為録事參軍仍領統軍軍機取捨

多與參決擒愉之後别黨千餘人皆將伏法顥以為擁

逼之徒前許原免宜為表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濟

事定顥仍述職時軍旅之後因之饑饉顥為綱紀務存

寛靜甚收時譽尋加陵江將軍坐事免久之除鎮遠將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征虜將軍仍中散卒時年四十九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謚曰惠

子德正襲武定中黄門侍郎

顥弟雅字興賢有風度自給事中稍遷司徒府録事參軍定州撫軍府長史卒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冀州刺史

子德乾早有令問任城太守卒

雅弟諒字修賢少好學多識强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高祖妙簡行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稍遷太尉主簿國子博士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為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許為法僧所害時年四十一朝廷痛惜之贈左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以諒臨危授命誠節可重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贈帛二百匹優一子出身謚曰忠侯三子長惠勝武定中司徒外兵參軍

諒造親表譜録四十許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盡覽者
服其博記
祐弟欽幼隨從叔濟使於劉義隆還為中書學生遷祕
書中散年四十餘卒
子法永諸王從事中郎亦早亡
祐從父弟次同永安末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乾邕永熙中司空公長樂郡開國公
乾邕弟敖曹天平中司徒公京兆郡開國公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吏部尚書父鬱濮陽太守挺幼居喪盡禮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推人愛士州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欵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頻值饑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糴踴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貧困不為畜積故鄉邑更欽歎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

博士轉中書侍郎以工書受勑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還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布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牛各二尚書李沖甚重之高祖以挺女為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為昶府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為長史其被寄遇如此後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

祖甚悦謂挺曰别卿已来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彛兼侍中廵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彛受使省方採察謡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

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唯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先是州内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諸州中正本在論人高

祖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遥授挺本州大中正掖
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
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歳忻逢明
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舩
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即位累表
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贈送挺悉不納
散騎常侍趙脩得幸世宗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
王詳為司徒録尚書事以挺為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

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於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敘挺終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為申請邃伯玉恥獨為君子亦何故嘿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下官雖慙古賢不伐之美至於自衒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自為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四年卒時年五十九其年冬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

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之中並謂終當遠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内雍雍如也舊故多有贈賵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高祖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為羣拜紀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

敢聞也司徒彭城王勰板為行參軍後除著作郎襲父爵尚書令高肇親寵權盛子植除青州刺史啓孝芬為司馬後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在府久之除龍驤將軍廷尉少卿孝昌初蕭衍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月不進勑孝芬持節齎齊庫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荆州刺史李神儁為蕭衍遣

將攻圍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為荊州刺史
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於
時州郡内戍悉已陷没且路由三鵶賊已先據孝芬所
統既少不得徑進遂從弘農堰渠山道南入遣弟孝直
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奔散人還安堵肅宗嘉勞之
并賚馬及綿絹等物後以元乂之黨與盧同李奬等並
除名徵還又孝芬為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
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為都督北討鮮于修禮於時孝芬

弟孝演率勒宗從避賊於博陵郡城為賊攻陷尋為賊所害融乃密啓云孝演入賊為王遂見收捕合家逃竄遇赦乃出孝昌三年蕭衍將成景儁率衆逼彭城除孝芬寧朔將軍員外常侍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便是親舊曾何相負而内頭元乂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却之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實有此誰能得聞若有聞知此於元乂親密過臣遠矣乞對言者足辨虛實

靈太后悵然意解乃有愧色景儁築栅造堰謀斷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起戰景儁等力屈退走除孝芬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兼尚書為徐兗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逺引南賊圍逼兗州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大都督刁宣馳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蕭衍餘悉平定永安二年莊帝聞元顥有内侵之計勑孝芬南赴徐州顥遂潛師向考城擒

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為後援孝芬勒諸將馳往圍暄恐顥遣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息五日暄遂突出擒斬之俘其卒三千餘人莊帝還宮授西兖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乃除太常卿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修延襲據荆州城因刺史李琰之招引南寇除孝芬衛將軍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又除都督三荆諸軍事車騎將軍假驃騎將軍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騎常侍驃騎

將軍西兖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仍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廞等並誅時年五十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文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確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所著文章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几案才正光初除太學博士莊帝之為御史中尉啓除侍御史永安初除建節將

軍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太尉豫章王蕭贊啓為諮議參軍郎中如故以舉人失衷為中尉高道穆奏免其官普泰中兼尚書左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為尚書令爾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為世隆知任勉與季景内頗不穆季景陰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尋除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兼國子祭酒典儀注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勑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

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勞撫之天平末王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家屬母李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時年四十七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後之

勉弟宣猷司徒中郎走於關西

宣猷弟宣度齊王儀同開府司馬

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並死於晉陽

孝芬弟孝暐字敬業少寛雅早著長者之風彭城王勰之臨定州辟為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外兵叅軍歴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武泰初鑾首李洪扇動諸蠻詔孝暐持節為别將隷都督李神軌討平之爾朱榮之害朝士孝暐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常侍加征虜將軍尋除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戸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民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暐勸民多收之郡内無

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篤百姓頼之卒於郡時年四十九贈通直散騎常侍平東將軍瀛州刺史諡曰簡朝議謂為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昻武定中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孝暐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沈浮鄉里河間王琛為定州刺史以為治中晚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修禮起

逆孝演率宗屬保郡城為賊攻陷賊以孝演民望恐移衆心乃害之時年四十無子弟孝直以子士遊為後
士遊儀同開府倉曹參軍
孝演弟孝直字叔廉身八尺眉目踈朗早有志尚起家司空行參軍尋為員外散騎侍郎宣威將仍以本官入領直後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兄孝芬除荆州詔孝直假征虜將軍别將總羽林二千騎與孝芬俱行孝直潛師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後蕭衍將曹

義宗仍在馬圈鼓動順陽蠻夷緣邊寇竊孝直率衆禦
之賊皆退散還轉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爾朱兆入
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
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
大夫並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
沉孝直不答年五十八卒於鄉里顧命諸子曰吾才踈
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
若致干求則非吾子斂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皆遵行

之有四子
長子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絶見者為之悲
傷操尚貞立博洽經史雅好辭賦喪紀之禮特所留情
衣服制度手能執造太尉汝南王悦辟行參軍年四十
九卒
子巖武定中員外常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
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絶内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

之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旦參顔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决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内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友為宗族所稱自中

書學生為祕書中散在內謹勑為高祖所知出為兾州
咸陽王禧驃騎府司馬在任久之太和二十年遷建威
將軍平陽太守不拜轉高陽內史高祖南討徵兼尚書
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為榮後改定職令振
本資惟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褒升除太子庶
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
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為逆禧敗事發振窮治之
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為之言振研覈切至終

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龍驤將軍
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還朝除河東太守永平中卒於
郡時年五十九贈本將軍南兗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
四十餘載考課恒為稱職議者善之
長子宣伯早喪
子勁字仲括驃騎參軍
宣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温厚有風尚以軍功
起家襄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普泰中從兄孝芬為荊

州請為車騎府司馬孝芬轉西兗州為驃騎府司馬太昌初冠軍將軍北徐州撫軍府長史固辭不獲免興和二年中尉高仲密引為侍御史尋加平西將軍武定中卒子道綱

挺從父弟元珍釋褐司徒行參軍稍遷司徒主簿趙郡王幹開府屬景明中荊州長史久之為司徒從事中郎有公平稱後遷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陽太守假右將軍為別將以討之頻破胡賊郡

內以安武泰初改郡為唐州仍除元珍為刺史加右將
軍以破胡勲賜爵涼城侯爾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
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酈惲拒守不從為子鵠所
陷被害世咸痛之
子叔恭
挺從父弟瑜之字仲璉少孤有學業太和中釋褐奉朝
請廣陵王羽常侍累歷著佐入為司空功曹參軍事太
尉主簿遷冀州撫軍府長史後為揚州平東府長史帶

南梁太守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來降瑜之迎接有勲
賜爵高邑男孝昌初除鴻臚少卿三年卒年五十六贈
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有三子
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與
和中除廣平太守卒贈中軍將軍殷州刺史贈平東將
軍謚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鄚縣令
仲舒弟季舒給事黄門侍郎

挺從祖弟修和州主簿

子儉字元恭雅有器度歷太學博士終於符璽郎中

儉弟緒字仲穆定州撫軍府法曹參軍

緒小弟孝忠侍御史祕書郎並有容貌無他才識

緒子子謙尚書郎

子謙弟子讓與侯景同反子謙坐以囚執遇病死於晉陽

子讓弟子廉等並伏法

修和弟敬邕性長者有幹用高祖時自司徒主簿轉尚
書都官郎中所在稱職遷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母憂
去職後中山王英南討引為都督府長史加左中郎將
以功賜爵臨淄男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以本將軍出
除管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
送還於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
神龜中卒年五十七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謚曰恭
子子盛襲爵除奉朝請

修和從弟接字顯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常檢為中書博士樂陵内史雅為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為定州刺史接了無民敬王忻然容下之後為冀州安東府司馬轉樂陵太守還鄉而卒

挺族子篡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郎襄威將軍既不為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後為給事中延昌中除梁州征虜府長史熙平初為寧遠將軍廷尉正每於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

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
揚無上下之體又啓求解任乃除左中郎將領尚書三
公郎中未幾以公事免後為洛陽令正光中卒年四十
五贈司徒左長史凡所製文多行於世
長子史武定末儀同府長流參軍
纂兄穆寬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子暹武定末度支尚書兼右僕射
纂弟融字修業奉朝請尚書令高肇出討巴蜀引為統

軍還除員外散騎侍郎正光中定州別駕年四十二卒

子鴻龢郡功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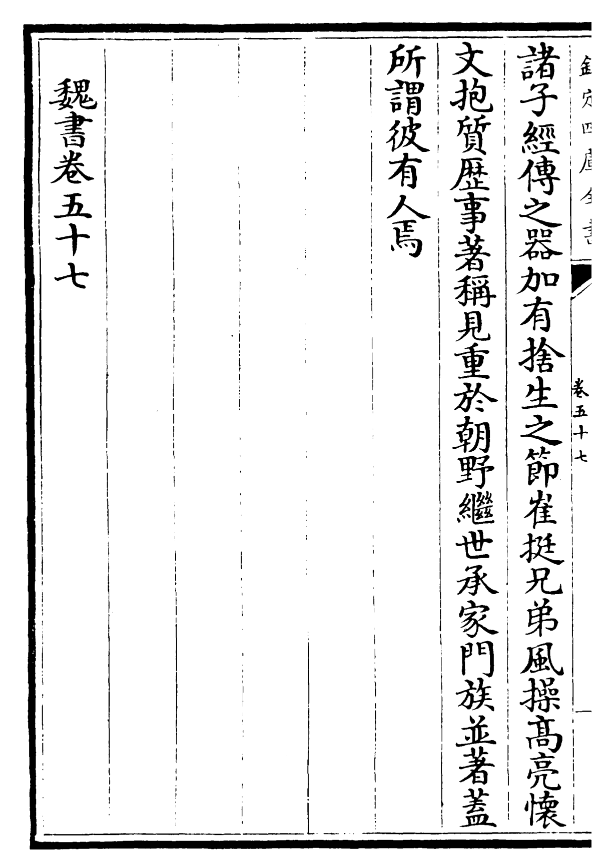
纂從祖弟遊字延叔少有風槩釋褐奉朝請稍遷太尉主簿江州刺史陳伯之啟為司馬還除奉車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録事參軍尋轉司馬及英敗於鍾離遊坐徙秦州久而得還大將軍高肇西征引為統軍除步兵校尉遷豫州征虜府長史未幾除征虜將軍北趙郡太守並有政績熙平末轉河東太守郡有鹽

戸常供州郡為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代郡内感之太學舊在城内遊乃移置城南閑敞之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慕號為良守以本將軍遷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固辭不免先是州人楊松柏楊洛徳兄弟數為反叛遊至州深加招慰松柏歸款引為主簿稍以辭色誘之兄弟俱至松栢既州之豪帥感遊恩遇奬諭羣氐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遊乃因宴會一

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據州為逆數日之後遊知必不定謀欲出外尋為城人韓祖香孫穆攻於州館遊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為羣小所辱也尋為祖香等所執害時年五十二永安中贈散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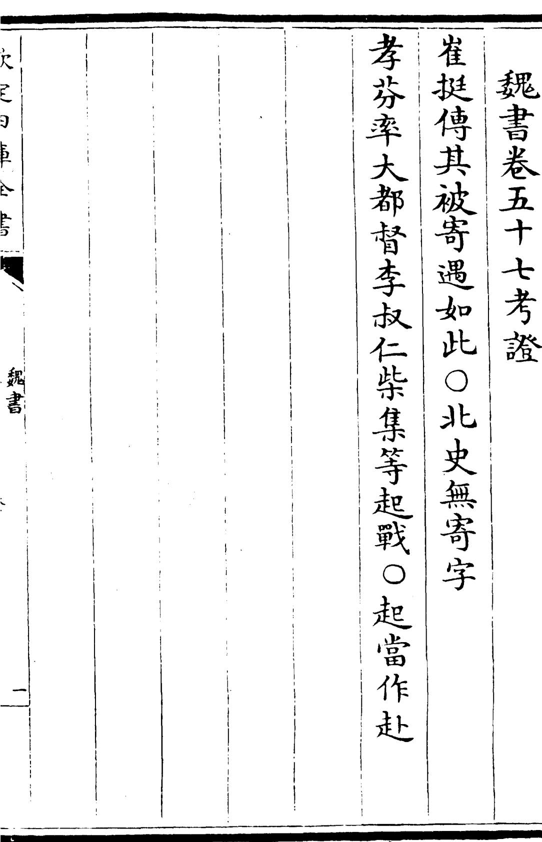
子伏護開府參軍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隕



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搢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魏書卷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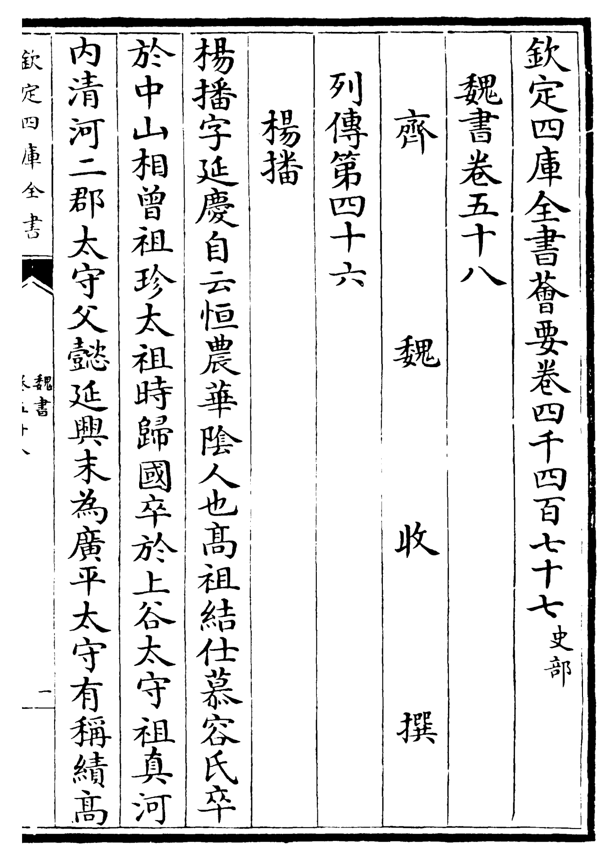


魏書卷五十七考證

崔挺傳其被寄遇如此○北史無寄字

孝芬率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起戰○起當作赴

魏書卷五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七十七　史部

魏書卷五十八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六

楊播

楊播字延慶自云恒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高

祖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匹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祖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整奉養盡禮擢為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親優賜亟加前後萬計進北部給事中詔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戶戒以軍略未幾除龍驤將軍員外常侍轉衛尉少卿常侍如故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獲而還高

祖嘉其勳賜奴婢十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居然山而還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回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為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乃為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船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舟船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

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除右衛將
軍後從駕討崔慧景蕭衍於鄧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
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巳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
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内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籌限
巳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
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
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巵酒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
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從到懸瓠除大府卿

進爵為伯景明初兼侍中使恒州贍恤寒乏轉左衛將
軍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固辭乃授安西將軍華州
刺史至州借民田為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
年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熈平中乃贈
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兒
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
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

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南王悦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為録事參軍蕭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為内應邃已纂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令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小黠令集兵遣移虚搆是言得無有别圖也

稚深悟之乃云録事可造移報侃移曰彼之纂兵想别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遂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邃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稚乃奏侃為統軍侃叔椿為雍州刺史又請為其府録事叅軍帶長安令府州之務多所委決及蕭寳夤等軍敗北地功曹毛洪賔據郡引寇抄掠渭北侃啟椿自出討之遂購募戰士信宿

之間得三千餘人銜枚夜進至馮翊郡西賊見大軍卒至衆情離解洪賓遂通書送質乞求自效於是擒送宿勤明達兄子賊署南平王烏過仁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除侃鎮遠將軍諫議大夫為稚行臺左丞尋轉通直散騎常侍軍次弘農侃白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為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筭略抗行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

取蒲坂飛梯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鬭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尅愚計可録請為明公前驅稚曰薛修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為疑侃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緣進達可為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民多在東境修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率衆

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彦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轉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内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修義亦即逃

遁長安平侃頗有力建義初除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其年州罷除中散大夫為都督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為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住此者正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州敘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

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於是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黄門侍郎敷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及車駕南還顥令蕭衍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爾朱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為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為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為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瘡愈而更

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即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村惟多縛筏間以舟檝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即奏行此計於是爾朱兆與侃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以濟河之功進爵

濟北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户復除其長子師沖為秘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為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侃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万俟醜奴陷東

秦遂圍岐州扇誘巴蜀大都督爾朱天光率衆西伐詔侃以本官使持節兼尚書僕射為關右慰勞大使還朝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莊帝將圖爾朱榮也侃與其内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密謀爾朱兆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為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歿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純阤襲

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蒙高祖賜改

性寛謹初拜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慎小心專司醫藥遷

内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又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

析訟公正高祖嘉之及文明太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

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漿不御羣下

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

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
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
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為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
自洛向豫幸其州館信宿賜馬十匹縑千匹遷冠軍將
軍濟州刺史高祖自鍾離趣鄴至碻磝幸其州館又賜
馬二匹縑千五百匹坐為平原太守崔敞所訟廷尉論
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降為寧朔將軍梁州刺史
初武興王楊集始為楊靈珍所破降於蕭鸞至是率賊

萬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辨
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
除我心腹之疾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尋以母老觧
還後武都氐楊會反假椿節冠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
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祉討破之於後梁州運糧為
羣氐刧奪詔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招慰尋以氐叛拜光
禄大夫假平西將軍督征討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太僕
卿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聚衆反詔椿為别

将肆安西将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或謀伏兵山陘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竄者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加安東将軍初顯祖世有蠕蠕萬餘

户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惟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為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正以悦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别華戎異内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

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為不可時八座議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居之兾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永平初徐州城人成景儁以宿豫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尅而返久之除都督朔州撫冥武川懷朔三鎮三道諸軍事平北將軍朔州刺史在州為廷尉奏椿前為太僕卿日招引細人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歳尚書邢巒據正始别

格奏椿罪應除名為庶人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世宗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寺斷聽以贖論尋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監修白溝堤堰復以本將軍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禄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

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傜役及至閑月即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椿在州因治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為御史所劾除名為庶人正光五年除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時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停長安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衛尉卿轉左衛將軍又兼尚書右僕射馳驛詣并肆齊絹三萬匹募召恒朔流民揀充軍士不行尋加衛將軍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夤元恒芝諸軍為賊所敗恒芝從渭北東渡椿使追之不止寶夤後至留於逍遥園内收集將士猶得萬餘由是三輔人心頗得安帖于時涇岐及豳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内外得七千餘人遣兄子録事參軍侃率以防禦詔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其統内五品已下郡縣須有補用者任即擬授椿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椿為刺史行臺椿還

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於蕭寶夤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夤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啓肅宗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所

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辭以老病不行建義元年遷司徒公爾朱榮東討葛榮詔椿統衆為後軍榮擒葛榮乃止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征東將軍昱出鎮滎陽為顥所擒又椿弟順為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遁並從駕河北為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

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每辭遜不許
上書頻乞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
願言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辭理彌固
以茲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朋侍中朝朋賜
朋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
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乖詢訪
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淚曰
公先帝舊臣實為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

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欷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絶禄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禭來往賔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

布衣韋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脈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

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内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鬬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

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
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
二聖閒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
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
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
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吾酒汝等脫若萬一蒙
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論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
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

卿十為刺史光禄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甞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憍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

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普泰元年七月為爾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不寃痛之太昌初贈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諸軍事太師丞相冀州刺史

子昱字元晷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出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

公行屬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為民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於洛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别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

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也延昌三
年以本官帶詹事丞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
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
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
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
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勑令臣
下咸知為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以後若非朕手勑勿
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久之轉太尉掾兼

中書舍人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义靈太后召义夫妻泣而責之义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义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乃集親姻泣而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不婚女未嫁何怱怱便求離居不聽遂懷憾焉神龜

二年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乂乃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隱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乂又構成其事乃遣左右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而收之並無所獲靈太后問其狀昱具對元氏搆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乂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元乂之廢太后乃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熈起兵於鄴乂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熈并窮黨與同希乂旨就

郡鏁昱赴鄴訊百日後乃還任孝昌初除征虜將軍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時北鎮饑民二十餘萬詔昱為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後賊圍豳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豳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内空虚謀欲攻掩刺史元修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豳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

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軍尋除征虜將軍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出為雍州刺史徵昱還除吏部郎中武衛將軍轉北中郎將加安東將軍及蕭寶寅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除度支尚書轉撫軍徐州刺史尋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後太山太守羊侃據

郡南叛蕭衍遣將軍王辯率衆侵寇徐州番郡人續靈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刺史擁衆一萬攻逼番城昱遣别將劉畝擊破之臨陳斬靈珍首王辯退走侃兄深時為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柰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屬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軍右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為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既擒濟陰王暉業乗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

左衛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恭太守西河王悰並踰城而走俱被擒縶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顥至執昱下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病黄泉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顥乃拘之明旦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

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言初下
都日袁昂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柰何殺楊昱自此之
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
刳腹取心食之顥既入洛除昱名為民孝莊還宮還復
前官及父椿辭老請解官從養詔不許爾朱榮之死也
昱為東道行臺率衆拒爾朱仲遠會爾朱兆入洛昱還
京師後歸鄉里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都督瀛定二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孝邕員外郎走免匿於蠻中潛結渠帥謀應齊獻武王以誅爾朱氏微脈入洛參伺機會為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殺之

椿弟顗字惠哲本州別駕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顗弟順字延和寛裕謹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請累遷直閤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預立莊帝之功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戶出為平北將軍冀州刺

史尋進號撫軍將軍罷州還遇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贈都督相殷二州諸軍事太尉公録尚書事相州刺史子辯字僧達歷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雍州刺史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自奉朝請稍遷太尉掾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賜爵弘農男建義初遷通直常侍出為平西將軍正平太守進爵為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將軍還京之日兄弟與父同遇害辯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燕恒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仲宣弟測朱衣直閤亦同時見害太昌中贈都督平營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吏部尚書平州刺史
測弟稚卿太昌中為尚書右丞坐事死

順弟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於時高祖沖幼文明太后臨朝津曾久侍左右忽咳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閲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於宗族姻表罕相祗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

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
矣轉振威将軍領監曹奏事令又為直寢遷太子步兵
校尉高祖南征以津為都督征南府長史至懸瓠徵加
直閤将軍後從駕濟淮司徒誕薨高祖以津送柩還都
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世宗遊於北邙津時陪從
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世宗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
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半為逆黨非
至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将遷驍騎将軍

仍直閤出除征虜將軍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民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瀆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為右將

軍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疋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為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還除北中郎將帶河内太守太后疑津貳已不欲使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

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内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巳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搔擾不敢出戰津欲禦

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劔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為左衛尋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薛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冦之間津貯積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

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喻之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為患矣願公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

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二十枚
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修禮普賢頗亦由
此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
封開國縣侯邑一千戶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民給
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絶之自受
攻圍經涉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而出
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諭阿那瓌遣其
從祖吐豆發率精騎一萬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

隘口蠕蠕持疑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踰城賊入轉衆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欲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慙典守者以相告洛周弗之責也及葛榮吞洛周復為榮所拘守榮破始得還洛永安初詔除津本將軍荆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當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書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仍除吏部

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為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灑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為司空加侍中爾朱榮死也以津為都督并肆燕恒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委津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手下唯羽林五百人士馬寡弱始加招募將從滏口而入值爾朱兆等便已

尅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欵津不從以子逸既為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為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為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渡河而爾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遂乃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三太昌初贈都督秦華雍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津有六子

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

澹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郎莊帝北巡奉詔慰勞山東車駕入洛除尚書左丞又為光禄大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受委河北兼黄門郎詣鄴參行省事尋遷征東将軍金紫光禄大夫亦被害於洛時年四十二太昌初贈車騎大将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度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轉給事中父津在中山為賊攻逼逸請使

於爾朱榮徵師赴救詔許之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内常寢宿於御牀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以自慰尋除吏部郎中出為平西将軍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於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東将軍光州刺史逸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昃不食夜分不寢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

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又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干犯時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二萬詔聽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煑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

而善之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闇室終不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爾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洛為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謚曰貞

逸弟謐字遵智辟太尉行參軍歴員外散騎常侍以功

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衛將軍在晉陽

為爾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兖州刺史

謚弟遵彦武定中吏部尚書華陰縣開國侯

津弟暐字延季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稍遷散

騎侍郎直閤將軍本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尚食典御

孝昌初正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

害於河陰贈衛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讓武定末尚書祠部郎中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

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

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為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為逆奏請收治前廢帝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下詔付有司撿

閭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世隆後乃奏云楊家實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廢帝惋恨久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縱擅無如之何永熙中椿合家歸葬華陰衆咸觀而悲傷焉

播族弟鈞祖暉庫部給事稍遷洛州刺史卒贈弘農公謚曰簡父恩河間太守鈞頗有幹用自廷尉正為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令出除中山太守入為司徒左長

史又除徐州東荆州刺史還為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所居以彊濟稱後為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卒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華州刺史

長子暄卒於尚書郎

暄弟穆華州别駕

穆弟僉寧遠將軍頓丘太守建義初除太府少卿尋為華州中正加左將軍僉與元顥有舊及顥入洛受其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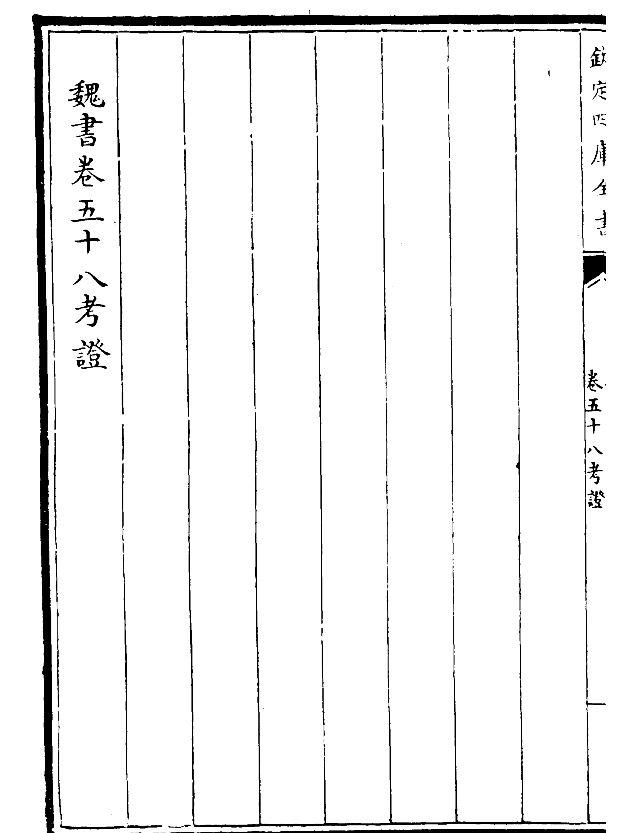
任莊帝還宮坐免後以本將軍潁州刺史尋加散騎常
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普泰初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永熙中以大將軍除北雍州刺史仍陷關西
儉弟寬自宗正丞建義初為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
丞稍遷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永安二年除中軍將軍太
府卿後為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澄城縣開
國伯太昌初除給事黄門侍郎尋加驃騎大將軍除華
州大中正監内典書事坐事去官永熙三年兼武衛將

軍又除黃門郎隨出帝入關西僉寬皆輕薄無行為人
流所鄙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内外之任公卿牧
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
於誠至恭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陳紀門法
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
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魏書卷五十八

魏書卷五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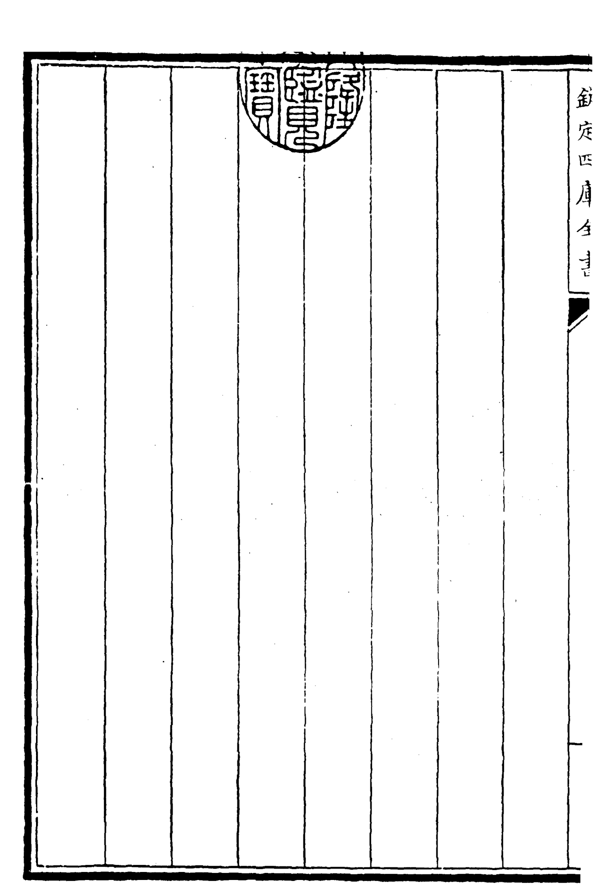
楊播傳爾朱榮東討葛榮○討監本作封各本同本書孝莊帝紀建義元年九月壬申柱國大將軍爾朱榮率騎七千討葛榮於滏口破擒之餘衆悉降冀定滄瀛殷五州平則封字乃討字之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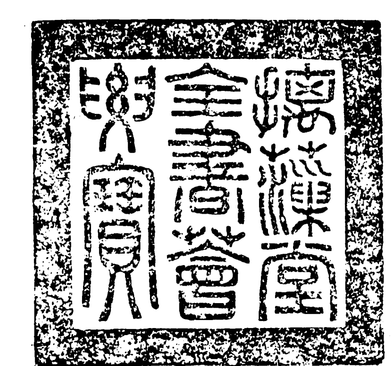

魏書卷五十八考證

謹案卷五十七第三頁後五行昔宋均樹德刋本均訛鈞據後漢書改

卷五十八第十八頁後三行慎勿諱隱刋本勿訛忽今改

考證第一頁前四行討葛榮於滏口刋本滏訛淦據本書帝紀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腾録監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魏書卷五十九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七

劉昶　蕭寶夤　蕭正表

劉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兄駿以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開府及駿子子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疑昶有異志昶聞甚懼遣典籤虞法生表求

入朝以觀其意子業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欲討之令知求還甚善又屢詰法生義陽謀事汝何故不啟法生懼禍走歸彭城昶欲襲建康諸郡竝不受命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人間行來降在路多叛隨昶至者二十許人昶雖學不淵洽略覽子史前後表啟皆其自製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劉彧遣其員外郎李豐來朝

顯祖詔昶與彧書為兄弟之戒彧不答責昶以母為其
國妾宜如春秋荀瑩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更與彧
書昶表曰臣植根南偽託體不殊秉旄作牧職班台位
天厭子業夷戮同體背本歸朝事捨簪笏臣弟彧廢姪
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義難奪為臣之典靡經棠棣之
詠可修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書事為二敬猶修往文
彼所不納伏願聖慈停臣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
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國

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訶詈童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能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内都坐大官及蕭道成殺劉準時遣諸將南伐詔昶曰卿識機體運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

甲卒以伐逆豎剋蕩兇醜翦除民害氛穢既清即胙卿
江南之土以興蕃業乃以本將軍與諸將同行路經徐
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處隕涕左
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陳四面拜諸將士自
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横
流三軍咸為感歎後昶恐雨水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
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
遊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高祖引見於宣文

堂昶啟曰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癈昏立德扶定傾危萬里奔波投蔭皇闕仰賴天慈以存首領然大恥未雪痛愧纏心屬逢陛下釐校之始顧垂曲恩處臣邊戍招集遺人以雪私恥雖死之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誠累紀本邦湮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災良以為愧出蕃之日請別當處分後以昶女為鄉君高祖臨宣文堂見武興王楊集始既而引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

之臣況此蕃垂之主故勞公卿於此昶對曰陛下道化
光被自北而南故巴漢之雄遠覲天闕臣猥瞻盛禮實
忻嘉遇高祖曰武興宕昌於禮容並不閑備向見集始
覲其舉動有賢於彌承昶對曰陛下惠洽普天澤流無
外武興蕞爾豈不食椹懷音又為中書監開建五等封
昶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春高祖臨經武殿
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因奏曰
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冀恃國靈釋臣私恥頓首拜謝

高祖亦為之流涕禮之彌崇蕭賾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陽無功而還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固辭詔不許又賜布千匹及發高祖親餞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為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昔齋宇山池竝尚存立昶更修繕還處其中不能

綏邊懐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内外姦雜前民舊吏莫不慨歎焉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為公私費害高祖南討昶候駕於行宫高祖遣侍中迎勞之昶討蕭昭業司州雖屢破賊軍而義陽拒守不剋昶乃班師十九年高祖在彭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敕專征剋殄兇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損威靈伏聽斧鉞高祖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徳二事

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尅而還豈但卿也十月祀朝于京師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朝因月旦欲評魏典夫典者為國大綱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别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

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俙元凱昶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刋正九流為不朽之法豈唯髣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恒無公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其心人君患不能納羣下之諫為臣患不能盡忠於主朕令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者宜各舉所知朕當虛已延納若能如

此能舉則受賞不言則有罪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劒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薨於彭城年六十二高祖為之舉哀給温明秘器錢百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黄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武王伷故事謚曰明

昶適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尫疾尚高祖妹彭城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先昶卒贈員外常侍

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竝皆踈狂衵深慮不能守其爵封然輝猶小未多罪過乃以為世子襲封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姊也拜員外常侍公主頗嚴妬輝甞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輝輝遂忿憾踈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為夫婦之理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周歲高陽王及劉

騰等皆為言於太后太后慮其不改未許之雍等屢請不已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誡令謹護正光初輝又私婬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惡主姑陳留公主共相扇獎遂與輝復致忿爭輝推主墮牀手脚毆蹈主遂傷胎輝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為兵公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謂侍中崔光曰向哭所以過哀者追念

公主為輝頓辱非一乃不關言能為隠忍古今寧有此
此所以痛之後執輝於河内之温縣幽于司州將加死
刑會赦得免三年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四
年輝卒家遂衰頓無復可紀
文遠歷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為統軍在壽春坐謀
殺刺史王肅以壽春叛事發伏法有通直郎劉武英者
太和十九年從淮南内附自云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
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司徒外兵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

擊將軍卒于河内太守而昶不以為族親也

蕭寶夤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鸞之竊位封寶夤建安王寶卷立以為車騎將軍開府領石頭戍軍事寶卷惛狂其直後劉靈運等謀奉寶夤密遣報寶夤寶夤許之遂迎寶夤率石頭文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尚及建業城城上射殺數人衆乃奔散寶夤棄車步走部尉執送之自列為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卷弟寶融僭立以

寶夤爲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王蕭衍既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夤以兵守之未至嚴急其家閹人顔文智與左右麻拱黄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船於江岸脱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

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寳夤蕭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為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居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寳夤從命澄率官寮赴弔寳夤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蕭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景明三年閏四月詔曰蕭寳夤深識機運歸誠有道冒

嶮履屯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
領主書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衣冠車
馬在京邸館付尚書悉令預備及至京師世宗禮之甚
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
冬蕭衍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
降請軍立効世宗以寶夤誠懇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
四年二月乃引八座門下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
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

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夤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虎賁五百人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為彊弩將軍竝為軍主寶夤雖少羇流而志性雅重過朞猶絶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賔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三月寶夤

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值賊將姜慶真內侵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夤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夤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夤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户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乃為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衍軍乘勝遂攻鍾離淮

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没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夤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詔曰寶夤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嘗歸休寶夤器性温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内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蕭衍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

驤守之衍遣師攻文驤盧昶督衆軍救之詔賓胤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盧昶節度賜帛三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詔曰蕭衍送死連兵再離寒暑卿忠規内挺孝誠外亮必欲鞭尸吳墓戮衍江陰故授卿以總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歟寶胤對曰儺耻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厲將帥誓必拉彼姦勍以清王略聖澤下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橫流哽咽良久於後盧昶軍敗唯

寶夤全師而歸延昌初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復其齊王四年遷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為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蕭衍遣其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封梁郡開國公寄食濟州之濮陽熙平初賊堰既成淮水濫溢將為揚徐之患寶夤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將軍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

餘夜渡淮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其直閤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衍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叵實僉遣府司馬元達統軍魏續年等赴擊破之孟孫等奔退乃授左光禄大夫殿中尚書寶夤又遣軍王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賊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衆驚擾自殺害者甚衆寶夤還京師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　闕　東洛三州諸軍事衛將軍荆州刺史不行復為殿

中尚書竇夤之在淮堰蕭衍手書與竇夤曰謝齊建安王寶夤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絶一隅内無素畜外絶繼援守危疏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為彊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洛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内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戮力盡心内外大勲不報翻罹

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内盡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曽無寸咎遠身邉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廹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寃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大事寳晊子晉屢動危機廹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絶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為可重朕

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
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
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為李繼伯在壽陽
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
小相酬荅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
戍不與校計繼伯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修此堰止欲
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
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横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

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應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鷄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朝廷爲之報答寶夤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出爲都督徐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顔與論經義勤於政治吏民

愛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稱正光二年徵為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莅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於多

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兹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襃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

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絶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駮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為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

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躛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寳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

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汙
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
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
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
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
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
規終懋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
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偽辯鋒出役萬慮以

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歳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歳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歳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

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别書於黄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黄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録薄止姦回其内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

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僞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槱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定時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竇瑗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條莫

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没親命匪棄國孰無父況今封豕尚存長虵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酖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絶山淮温凊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韙貢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築藁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鐻身之酋屈膝而

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款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栖會稽賴宰嚭以獲立漢困彭宋實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録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況遺君忽父狠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歷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脱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遥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

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尚存曾閔淪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五年蕭衍遣其將裴邃虞鴻等率衆寇揚州詔竇寅為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既而揚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邃軍斬鴻賊遂奔退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

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寮以息阿胡為太子其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為高陽王伯珍為東郡王安保為平陽王遣天生率衆出隴東攻沒汧城仍陷岐州執元志裴芬之等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乃除寶夤開府西道行臺率所部東行將統為大都督西征肅宗幸明堂因以餞之寶夤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萬追奔至于小隴軍人採掠遂致稽留不速追討隴路復塞仍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

奴於安定更有貿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以伯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敗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奔敗伯度乃背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走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國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夤朝廷喜伯度立義之功授撫軍將軍涇州刺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而大

都督元修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終為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夤不能制孝昌二年四月除寶夤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夤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夤之力矣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敝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停長安收聚離散有司處寶夤死罪詔恕為民四月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

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為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據州請降於寶夤十月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復其舊封是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夤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内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酈道元為關中大使寶夤謂密欲取已彌以憂懼而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説動道元行達隂盤驛寶夤密遣其將郭子恢

等攻而殺之詐汝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冏是月遂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内稱隆緒元年立百官乃遣郭子恢東寇潼關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崔襲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人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夤寶夤遣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遐為遐所殺又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會子恢為官軍所敗長孫稚又遣子子彦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此勢挫還圖寶夤軍至白門寶夤始覺與終德交

戰戰敗携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渡渭橋投於寧夷巴張宕昌劉興周舍尋奔醜奴醜奴以寶夤為太傅永安三年都督爾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寶夤並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黄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夤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

下欲不殺蕭寶夤帝問其故道習曰人云李尚書高黃
門與寶夤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
謂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之寶夤敗於長安走為醜奴
太傅豈非陛下御歷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
言乃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寶夤之將死神儁攜酒就之
以敘舊故因對之下泣而寶夤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
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而已公主攜男女就寶夤訣
別慟哭極哀寶夤死色貌不改寶夤有三子皆公主所

生而並凡劣

長子烈復尚肅宗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竇夤反伏法

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仕至司徒左長史凱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說之天平中凱遂遣奴害公主乃轘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滅

寶夤兄寶卷子贊字徳文本名綜入國寶夤改焉初蕭

行滅寶卷寶卷宮人吴氏始孕匿而不言衍乃納之生贊以為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如常夜則銜悲泣涕結客待士恒有來奔之志為衍諸子深所猜疾而衍甚愛寵之有濟陰芮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話等既感其情義敬相然諾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蕭衍衍命贊為南兖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於時肅宗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便遣使

密告誠款與寵話夜出步投武軍孝昌元年秋屆于洛
陽陛見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夤于時在關西遣
使覩察聞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
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户及寶夤
反贊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為北中所執朝議明其
不相干預仍蒙慰勉建義初隨爾朱榮赴晉陽莊帝徵
贊還洛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出為都督
齊濟西兖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

州刺史竇禹見擒贊拜表請竇禹命爾朱兆入洛爲城民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録還京爾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趣白鹿山至陽平遇病而卒時年三十一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倣儻猶有父之風尚普泰末敕迎其喪至洛遣黄門郎鹿悆護喪事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至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蕭衍猶以爲子祔葬蕭氏墓焉贊江南有子在國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蕭衍弟臨川王宣達子也正表長七尺九寸眉目疎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衍以為封山縣開國侯拜給事中歷東宫洗馬淮南晉安二郡太守轉輕車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初衍未有子以正表兄正德為子既而封為西豐侯正德私懷忿憾正光三年背衍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禮待尋逃歸衍不之罪後封正德臨賀王衍末復為散騎常侍光禄大夫知丹陽尹事侯景之將濟江也知正德有恨於衍密

與交通許推為主正德以船數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正表入援正表率衆次廣陵聞正德為侯景所推仍託舫糧未集盤桓不進景尋以正表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既受景署遂於歐陽立栅斷衍援軍又欲遣其妾兄龔子明進攻廣陵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前廣陵令劉璪襲擊破之正表狼狽失據乃率輕騎走還鍾離武定七年正月仍送子為質據州内屬徐州刺史高歸彦遣長史劉士榮馳赴之事定正表入朝

以勲封蘭陵郡開國公吳郡王食邑五千戸尋除侍中車騎將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賞賚豐厚其年冬薨年四十二贈侍中都督徐揚兖豫濟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開國公王並如故謚曰昭烈子廣壽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寅亡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昶諸子尫踈喪其家業寶寅背恩忘義梟獍其心

此亦戎夷虣狡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蕭贊臨邊脫身脫去讐賊寵祿頓臻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魏書卷五十九

魏書卷五十九考證

蕭寳夤傳誰復掌其勤隳○隳與惰通禮月令曰民氣解隳韓非子五蠹篇侈而隳者貧史記司馬相如傳不敢怠隳注隳同惰

魏書卷五十九考證